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. 卷八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3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702-0260-7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0337号

鬼谷子的局. 卷八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I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杨硕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印刷监制 | 战梅 刘刚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7.25

版次 |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85千字

印数 | 20000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071 章	秦公制伏狂狷士 张仪纵舌向巴蜀	/ 001
第 072 章	石牛便金骗蜀道 齐宫冷遇试苏秦	/ 029
第 073 章	铁嘴稷下战群英 光头大梁偷痴人	/ 053
第 074 章	争英雄墨侠斗雕 点鸳鸯游士戏梅	/ 081
第 075 章	破人殉昭阳易俗 斗陈轸苏秦擒楚	/ 109
第 076 章	入纵亲楚宫耍奸 合六国魏室生心	/ 134
第 077 章	捧六印苏子会同 游虎牢四王谋秦	/ 161
第 078 章	痴君臣妄心执迷 败家子衣锦还乡	/ 189
第 079 章	将六军庞涓得志 拒怨妇苏秦铁心	/ 219
第 080 章	起贪念逆子弑父 斥乱伦太后行殉	/ 245

第 071 章 | 秦公制伏狂狷士 张仪纵舌向巴蜀

苏秦回到馆驿，意外看到馆门外面候立一人，一身士子装饰。

苏秦细看，是秦使公孙衍。

苏秦跳下车，长揖：“在下见过大良造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公孙衍回揖，“不速之客公孙衍见过苏子。”

“不速之客也是客哟！”苏秦回他个笑，指向馆门，“此处非待客之地，大良造，请！”

二人携手入厅，分宾主坐定。

“哎，苏子呀，”公孙衍凝视苏秦，不无感慨，“咸阳一别，竟就是一年多了！”

“是啊，”苏秦亦出一声叹喟，“在咸阳之时，承蒙大良造错爱，在下每每思之，不胜感激哪！”

“惭愧，惭愧！”公孙衍连连摇头，“是在下无能，屈待苏子了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秦轻笑几声，“说起这个，在下谢犹不及呢。”

“哦？”公孙衍略略一惊，“苏子赴秦历尽委屈，还谢什么？”

“谢的正是这个。”苏秦淡淡一笑，“不瞒公孙兄，若是在秦得志，在下就不会反思，也就悟不出合纵之道。”

“说起合纵，在下倒有一虑，不知苏子想听否？”

“公孙兄请讲。”

“苏子倡导合纵，用心良苦，在下叹服。苏子从高处着眼，低处入手，处处可见过人魄力，亦令在下叹服。只是，苏子忽略一事，就是人心不一。在下反复琢磨过苏子的合纵方略，苏子所持无非是势力制衡。苏子反对秦人，

是因其以法治众，以力服人。但苏子所为，不也是以势压人吗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秦笑了，“公孙兄误解了。制衡不是压迫。合纵不是以力服人，更不是以势压人，而是以理服人，以力制衡。是以在下所持，只是势力制衡，不是势力压倒。别不是公孙兄在秦待得久了，连词义也辨不明白了吧！”

“非在下辨不明白，是苏子词不达意呀！”公孙衍回以苦笑。

“哦？”苏秦倾身，“在下何处词不达意，敬请公孙兄指点！”

“苏子若是只倡导三晋合一，可称制衡大国。听闻苏子近日扩展纵论，致力于六国纵亲，只以一秦为敌，怕就不是制衡了，怎么看都像是以众欺寡、以势凌人啊！”

“唉！”苏秦长叹一声，“如果此话由商君之口说出，在下尚可理解。今听公孙兄说出，在下实难……”再出一叹，盯住公孙衍，夸张地摇头。

“敢问苏子，区别何在？”公孙衍面子上过不去了。

“商君一心在法，一力变法，唯知‘力’字，不知‘理’字与‘制’字，是以由他说出，在下可以理解。公孙兄却不同呀。公孙兄志不在法，更不在恃力凌人。”

“在下与苏子不过一面之交，苏子何以得知在下志不在法，更不在恃力凌人呢？”

“不久之前，魏王请在下共饮，酒酣之时，论及天下英才，魏王第一个夸的就是公孙兄！听魏王说，公孙兄著有一书，叫‘兴魏十策’，他早晚读之，夜不成寐！只可惜他那儿只有前四策，总是读到兴头戛然而止。在下求问公孙兄大作的要义，魏王一一道来，如数家珍。在下听有半个时辰，未曾听出半句‘力’字，只听出处处均含一个‘理’字。今公孙兄论起合纵，不讲理字，只认力字，在下是以不解！”

许是第一次从一个外来者口中听到魏惠王如此器重自己的理念，公孙衍既震惊，又感慨，埋首良久，抬头，给苏秦一个苦笑，拱手：“在下无知，请苏子讲一讲这个‘理’字！”

“这个‘理’字只有一解，就是利害。公孙兄昨日在魏，为魏谋，是以有《兴魏十策》。今日事秦，为秦谋，是以受命使魏，败在下合纵。公孙兄与秦公皆要败纵，是不知纵亲与秦人之间的利害。”

“请言利害！”

“六国纵亲有百利于秦，而无一害！”苏秦一字一顿。

“是吗？”公孙衍给出一个苦笑，“苏子合天下以制孤秦，竟能说是对秦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这可真叫奇谈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秦笑应道，“公孙兄是假作糊涂了。六国纵亲，是六条心，秦国上下同欲，是一条心。六条心对阵一条心，若是开战，请问公孙兄，哪一方更胜一筹？”

“如果六心合一，当然更胜一筹。”

“两军阵前，能讲如果吗？”苏秦反问一句，接上方才话头，“六国虽合，却如一盘散沙；秦虽一国，却如一只秤砣。一盘散沙对一只秤砣，孰优孰劣，不消在下去说。再说，秦为四塞之国，山河之固，胜过百万雄兵。莫说六国六心，即使六国协力攻秦，胜负也在伯仲之间，此其一也；秦有六敌，必上下同欲，厉兵秣马，励精图治，除弊兴利，以保持活力，对抗大敌，此其二也。合纵于秦有大利如此，却无一害，难道不是好事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公孙衍张口结舌。

“还有，”苏秦余兴未尽，“合纵旨在制秦，而不是灭秦。在下此前诉求帝策，图谋以秦国之力兼并天下，所幸未付实施，否则，天下或将血流成河，有悖在下初衷。在下今求合纵，旨在建立一个诸侯相安、列国和解、天下共治的全新格局，非以兵刃加天下。六国合纵只是在下谋求的第一步棋，下一步就是与秦对话，寻求天下和解之道。不过，此为远谋，眼下第一步尚未走定，第二步自也无从说起。在下诉诸公孙兄，还望公孙兄体谅。”

“唉，”公孙衍长叹一声，抱拳，“苏子远图大义，在下看低了。在下不才，不知能为苏子做些什么？”

“辅助秦公，使秦国强大起来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公孙衍先是一怔，继而明白过来，手指苏秦，长笑数声，“好一个苏子，真有你的！”又笑一阵，起身告辞。

苏秦送至门外，拱手笑问：“在下想起一事，甚想请教公孙兄。”

公孙衍顿住步子：“苏子请讲。”

“是件私事。”苏秦凑前一步，故作神秘，“敢问公孙兄，那日你去武安君府，都对庞涓说了什么，他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！”

公孙衍也凑前一步，贴近苏秦耳边，语气同样神秘：“在下没说别的，只不过讲了苏兄在列国的威名、合纵的招摇和排场，稍稍有些夸张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二人手指对方，皆笑起来。

秦国使馆位于苏秦的馆驿旁侧，相隔不过百步。

公孙衍回馆坐下，闭目冥思。

公孙衍还没完全想明白，一阵脚步声入内，公子华进来。

公子华瞄他一眼，在他对面站定。

“华公子请坐！”公孙衍知道是他，眼睛也没睁，淡淡说道。

“谢大良造！”公子华在侍位坐下，“这去见到苏特使否？”

公孙衍心头一凛。方才去见苏秦，他对谁都没讲，且是换了便装，趁夜色潜行过去的，公子华竟然一语道破，看来自己的一切行动，他都了如指掌。

“见到了。”公孙衍心里虽惊，面上却是从容，“公子都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许是觉出公孙衍的不悦，公子华小声解释，“方才在下回来，有急事禀报大良造，遍寻不见，后来听说大良造是到苏子的馆驿去了。”

“公子有何急事？”

“在下得报，庞涓于今日退朝之后到南街访过孙子。”

“庞涓？”公孙衍震惊，“他去干什么了？”

“详情不知。是白天，为防意外，我们的人不敢过于靠近。不过，”公子华略略一顿，“将晚范厨送餐时，看到孙子的两只眼角皆有泪痕！”

“泪痕？”公孙衍喃声重复。

“是的。”公子华道，“孙子很少洗脸，尘垢甚厚，若有泪，很明显的。想是庞涓对他说了什么，伤到他的心了。”

“若是此说，”公孙衍缓缓睁眼，盯住公子华，“你要盯紧孙子了。既要小心庞涓加害，又不能让苏秦得手。”

“你是说，苏秦要带走孙子？”公子华大吃一惊。

“在下去见苏秦，是想劝他放弃纵亲，不想他非但不放弃，反倒要纵亲六国。如果不出所料，苏秦将于近日赴齐结纵。一旦六国纵成，秦国危矣！险关要隘可解一时之急，却非长策，刀兵难免。”

公子华长吸一口气。

“就在下所判，鬼谷诸子中，苏秦与庞涓秉性不合，不会走到一块儿。能够与苏秦走到一块的定是孙臆。苏秦既已见过孙臆，就一定晓得他没有疯，也必会设法营救。”

“是哩。孙臆不应我们，候的就是苏秦！”公子华应道。

“兵不在多，在将。六国有庞涓，已成大害，若是再得孙子，后果就不

堪设想了！”

“是哩！”公子华面色凝重。

“在下这就赶回咸阳复命。公子留下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苏秦得手！”

“诺！”公子华应过，起身离去。

从赵都邯郸入秦可有三条道，一是入滏口径西行，越过太行山，由韩地北拐入晋阳，由汾水河谷南下，过河水入河西，一是越过太行山后南下，经由韩国上党高地，由魏安邑入河西，还有一个是沿太行山东侧南行，出朝歌、宿胥口，借道魏、韩，沿河水至洛阳，再入崤道、函谷道入秦。山道虽近，却是崎岖，舍人与张仪经过谋议，决定走较为平稳的南线。

贾舍人到市场上选购了四匹壮马，换了一辆更为舒适宜人的新车，采购一批赵、燕名贵药材，如麝香、参茸等物，装满两箱压在车底，载起张仪、香女，不急不缓地驶离邯郸。

就在贾舍人动身后的次日，公子疾的使赵人马也班师回朝，选的最好也是南线，没走几日就已赶上他们。贾舍人假作不识，将车马让于道旁。自此之后，双方或错前或错后，一路无话，却是同行，有时甚至宿于同一客栈。

经过三十余日的长途颠簸，两班人马一前一后，于同一日抵达咸阳。

公子疾直入秦宫，觐见惠文公，将苏秦如何设套羞辱张仪，又如何张仪走后痛不欲生等情形详细讲了。

“唉，”惠文公听毕，大是感慨，长叹一声，“寡人一念之差，痛失苏秦。虽得张仪，不足喜也！”

“君兄，”公子疾急道，“据苏子所荐，张仪之才断不在苏子之下。”

惠文公给他一个苦笑：“连苏子自谦之辞，你也信了？”

“君兄，”公子疾辩道，“臣弟以为，张仪之才确如苏子所言。别的不说，单是助楚灭越之事，足见一斑。越国百年不振，只在无疆治下崛起，能臣云集，士民乐死，锋芒直逼中原。张仪入楚不足两年，却助楚王一举灭之，此等功业，亘古未有啊！”

“疾弟不必多说了！”惠文公武断地摆手打断他，“此人若是大才，就不会在楚受陷，在赵受辱。由此可见：在楚，他不如陈轸；在赵，他不如苏秦。”

“这……”公子疾被惠文公搞蒙了，张口结舌，愣怔有顷，跪地叩道，“君兄，往事不可追。苏子已不可得，我不可再失张子啊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寡人晓得了。”惠文公摆下手，现出不耐烦的语气，“你也起来吧，此番使赵数月，鞍马劳顿，疾弟必也辛苦了，回去将养几日，再来上朝。”

公子疾起身告退。

见他退出，惠文公轻咳一声，内臣闪出。

惠文公头也不抬，低声吩咐：“贾先生若是到了，请他速来！”

内臣疾步出去。

贾舍人将张仪夫妇载至东来街上，在苏秦曾经住过的客栈前停下。

自苏秦走后，公子疾奉旨整顿东来街，将所有私营客栈全部收归官营，运来客栈的老板更是被罚没所有财产，发配商洛山区受苦。竹远亦回终南山，英雄居里的论政坛再也没有举办，东来街生意一落千丈。

改作官营后，运来客栈几易店主，新主人是个离役军士，在河西战中左手被断，因军功晋爵，被官府任命为店主，靠佣金谋生。

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张仪一眼就相中了苏秦曾经住过的精致院子。

贾舍人暗生感叹，也自选了一套房舍，一并付过押金。

张仪吩咐小二烧好热水，关牢院门，留香女在浴室洗澡，自与舍人赶至前厅，叫小二安排好酒菜，正欲畅饮，有辎车在门外停下，寻问舍人。

舍人出去，不一会儿急急返回，对张仪苦笑一下，拱手道：“唉，生意上的事，真也烦人。在下……这得出去一下，实在对不住了！”

张仪笑笑，回他一礼：“贾兄尽可去忙，这些酒菜先放这儿，待贾兄回来，你我再畅饮不迟。”

贾舍人别过，搭乘来人的辎车辚辚而去。

张仪呆坐一阵，吩咐小二收去酒菜，回到小院。

香女已经出浴，正在对镜梳头，见他回来，笑问：“贾先生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张仪应一句，坐下，微微闭目。

香女小声道：“贾先生该不会又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吧？”

张仪没有睬她。

香女斜他一眼，还要问话，后院响起贾舍人的马嘶声，扑哧笑道：“看我想哪儿去了？先生的车马还在后院里呢。”

贾舍人一夜未归，翌日晨起，才从外面回来，身上酒气尚存，一见面就抱拳一叹：“唉，张子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昨晚出去原是为了生意，不想遇到

关中巨贾，强拉在下饮酒，在下贪吃几盏，竟就回不来了。”

张仪抱拳还礼：“贾兄尽兴就好，在下道贺了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贾舍人笑出几声，“不瞒张子，这场酒不是白喝的。那巨贾甚是熟悉终南山，在下欲置奇货，没有他不成！真也凑巧，他今日就要进山，在下这得跟他走一遭去。”说着从袖中摸出一只袋子，转对香女，“此番进山，不知多久才能回来，这是三十两足金，夫人暂先拿上。出门在外，不可无钱哪！”

香女迟疑一下，扫张仪一眼，拱手谢道：“此番来秦，一路上吃用净是先生的，这么多钱，我们如何能拿？”

贾舍人硬将钱袋塞到香女手中，笑道：“夫人不拿这钱，难道还想卖剑不成？”

香女红了脸，收下钱袋，躬身谢过。

贾舍人指指后院的马车对张仪道：“朋友来车接我，这车就留给张子了。无论何时烦闷，张子就带嫂夫人城外转转。”

张仪谢过，送舍人出门。果有一辆大车候在门外。舍人上车，挥手作别。

此后数日，张仪一直坐在厅里，怔怔地望着院中的那棵老槐树。当然，张仪并不知道这棵老树上曾经吊死过吴秦，更不知道苏秦当年曾经住在这个院里，也曾像他这样直面这棵老槐树发呆。

香女有些着急。此前，无论是在越国，还是在楚国，张仪往往是人尚未到，全盘计划已盘算好了，脚一踏地，就付诸实施，不是找这个，就是寻那个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此番入秦，香女觉得张仪似是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无精打采，心情压抑，即使笑，也是强挤出来的，并非出自内在的喜悦。

香女知他不愿入秦，但不清楚因由。此时，见他这般难受，香女想劝几句，却又不知如何劝起，灵机一动，扑哧笑道：“夫君，昨晚香女做了个梦，梦到会有一场奇遇。香女想，如果我们一直守在这个院里，奇遇何来？”

张仪抬起头来，看她一眼，起身走出院子，寻到小二，要他备车，又让店家清算店钱，吩咐香女付钱。

香女怔道：“夫君，晚上不回来吗？”

张仪应道：“你不是梦到奇遇了吗？在下这就带你寻去。”

香女晓得，一旦张仪做出决定，就是想明白了，遂付过店钱，跳上车子。张仪扬鞭催马，驰向东门。

车辆出城，径投洛水方向。

公子疾听闻张仪夫妇出城，原以为是去城外散闷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当得知二人已经结清店钱，公子疾急了，一面派人尾随，通知边关拦人，一面进宫面奏秦公。

听完公子疾的陈奏，惠文公淡淡一笑，转对内臣：“传旨边关，不必拦他。此人想去哪儿，就让他去哪儿好了！”

内臣应过，转身走出。

“君兄？”公子疾目瞪口呆。

“瞧你急的。”惠文公瞄他一眼，扑哧笑道，“疾弟放心，你的这个宝贝疙瘩不会离开秦国半步。”

见秦公如此笃定，公子疾越发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已无处可去了。”惠文公从几案上拿出棋局，缓缓摆开，“来来来，我们兄弟许久没有对弈了。”

公子疾无心对弈，却也不敢抗旨，便硬着头皮随手应战，结果在一个时辰内连输两局。惠文公似是棋兴甚浓，不肯罢休，公子疾只好重开棋局。

弈至中局，内臣禀道：“探马回来，果然不出君上所料，张仪夫妇并未前往函谷关，而是拐向洛水方向，应该是奔少梁去了。”

听到“少梁”二字，公子疾恍然大悟，失声叫道：“他是去张邑……祭祖？”

“呵呵呵，身子虽来，心却不服哟！”惠文公笑出几声，“不让他回去看看，如何能行？好了，疾弟，这下该上心了。若是再输，看寡人如何罚你！”

公子疾呵呵笑了，不无叹服，两眼盯向棋局，有顷，胸有成竹：“君兄，这一局臣赢定了！”说着摸出一子，“啪”的一声落于枰上。

“是寡人赢定了！”惠文公也摸出一子，捏在手中，冲公子疾诡秘一笑，“不过，寡人要想完胜，尚需疾弟帮忙，演出一场小戏。”

“小戏？”公子疾急问，“什么小戏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惠文公“啪”地落下手中棋子，“戏份一到，你就晓得了。”

张仪夫妇晓行夜宿，不急不慌，于第三日赶至少梁地界。

一路上，张仪几乎无话。

越接近张邑，张仪的心情越是沉闷，车速也越来越放缓。香女默默地坐在车中，看着沉重的夫君，心里如压一块石头。

张邑到了。

想到邑中早已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，张仪长叹一声，驱车拐向野外，驰向祖坟。

在祖坟的高坡下面，张仪停车，凝望香女，语气郑重：“夫人，我们到了。”

结婚以来，这是张仪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尊称她夫人。

香女先是一怔，继而泪出，看向他面对的方向，颤声：“夫君……”

张仪指着前面的高坡：“夫人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嗯。”香女似也明白过来，点头，“是我们的家。”

“夫人说得是，”张仪流出泪来，哽咽，“这儿是我们的家。”伸手扶她下车，轻轻携住，“走吧，夫人，我们回家！”

二人手挽手，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坡。

坡上郁郁葱葱。

蓦然，张仪一把甩开香女，四顾墓园，目瞪口呆。

整个墓区被人整修一新，周围砌起一圈矮墙，新种许多松柏，更有数百盆菊花，全是盆栽的野菊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在这深秋的风里盛开，乍看起来，像是一个野菊园。

更令张仪吃惊的是，每个坟头均立一块比人还高的墓碑，碑前各设一座用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祭坛，坛上摆着各色祭品和鲜花。

天哪，连祖坟也让秦人占去了！

张仪心里“轰”地一响，不顾一切地扑向父母合葬的坟头。

张仪细审石碑，见碑文上刻的仍旧是他父母的名号。张仪急看其他碑文，每个碑上均是明白无误，即使是张伯坟头，也无一丝错漏。

张仪蒙了，傻傻地站在那儿，忘记了祭拜，也忘记了香女。

倒是香女明白过来，缓缓走到张仪身边，在他父母的坟前屈膝跪下，行叩拜大礼。

张仪这也醒过神来，在香女身边跪下，共同拜过。

“爹，娘，”礼毕，张仪喃声诉道，“仪儿不肖，浪荡多年，一无所成地返回家门，未能为先祖增光，为二老争气。仪儿唯一的成就，就是为张门带回一个媳妇。仪儿不肖，媳妇却是贤淑，今日上门拜望双亲，望父母大人在天之灵，佑她幸福！”

香女这才明白，眼前这个坟头下面就是自己的公婆，泣道：“不肖媳妇

公孙燕拜见公公、婆婆！”说毕连拜数拜，埋头于地，泣不成声。

张仪陪香女悲泣一阵，带她逐个坟头祭拜，每拜一个，就向她讲述坟中人的故事。最后一个是张伯，张仪讲他如何为他们家效力，如何将他带大，又如何在他家横遭不幸时不离不弃，陪母亲而去。香女听得泪水涟涟，在他坟头又拜数拜，喃喃说道：“夫君，张伯一生，简直就跟荆叔一模一样。”

“是的，”张仪点头说道，“张伯也好，荆兄也好，他们都是好人。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坏人，可好人更多……”

张仪正自感慨，坡上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似有几人直奔上来。

张仪扭头一看，惊得呆了，因为赶到眼前的不是别个，是小顺儿和小翠儿！他们身后跟着两个半大的孩子，大的五六岁，小的两三岁。

双方各怔一时，小顺儿、小翠儿总算醒过神来，跌跌撞撞地扑到跟前，跪地叩首，喜极而泣：“少主人！”两个孩子也跟上来，大的跪下，小的不知发生何事，许是吓傻了，“扑通”一声就地趴下，哇哇哭叫。

张仪这也缓过神来，伸手拉起小顺儿和小翠儿：“真没想到会是你俩，快快快，快起来，本主子有话要问。”

二人起来，小翠儿抱起正在哭的小孩子，一边唬他莫哭，一边拿眼打量香女。

张仪急问小顺儿：“你们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何时回来的？”

“回禀主人，”小顺儿细细禀道，“那日……那日离开前，张伯认下翠儿做女儿，成全了小人与翠儿的婚事。小人与翠儿无处可去，就到河东，寄住在张伯家里。不久前，吴少爷访到我们，接我们回来了。”

“吴少爷？”张仪怔道，“哪个吴少爷？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那年来咱家跟主子比武的那个少梁阔少。主子，吴少爷眼下可真了不得，是少梁令呢！”

张仪指着坟地：“这些都是吴少爷立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小顺儿点头应道，“吴少爷不但整修了咱家祖坟，还将咱家的房产、地产悉数归还。那个霸占咱家财产的家伙，也让吴少爷治罪了。小人一家这阵儿就住在咱家原来的大院子里，为主人守着家业呢。方才小人听闻一辆车马直驰这儿，并说有二人下车，奔坟地来了。小人问过相貌，觉得像是主人，便急带翠儿与两个崽子赶来探看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张仪明白过来，长出一口气，“小顺儿、小翠儿，还有两个崽子，来来来，拜见你们的主母！”

小顺儿、小翠儿忙拉两个孩子跪在地上，叩见香女。香女脸色绯红，急拉他们起来。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走下土坡，回到家中。

小顺儿吩咐仆从杀猪宰羊，全家犹如过年一般。及至天黑，小翠儿早将他们的寝处准备妥当，张仪就如新婚一般，携香女之手步入新房。

流浪多年，张仪第一次睡在自己家里，睡在自己从小睡大的榻上。这一夜，张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，睡得特别踏实，一波接一波的鼾声就如远处传来的滚雷一般，震得香女辗转反侧，无可奈何地坐在榻沿，望着张仪四肢展开，将偌大一张床榻几乎全部占去。

是的，这是他的家，是他出生、成长的地方。在旁边守护的，是与他一起玩大、对他忠贞不贰、百依百顺的小顺儿。

翌日晨起，张仪用过早膳，吩咐小顺儿：“备车，随少爷去一趟少梁！”

小顺儿手指院门：“小人早准备好了，主人请！”

张仪走至院门，果见驷马之车已经备好。更称他心意的是，小顺儿竟又寻出当年他与吴少爷比试的那个石碾，将其显眼地竖在院中。

张仪看到石碾，呵呵直乐，跨前一步，挽起袖子，两手扣牢碾子两端，大喝一声“起”，石碾已被他两手托起。在众人的喝彩声中，张仪托住石碾围车子转悠一圈，将之轻轻放在车上，拍拍手，对小顺儿笑道：“好小子，还是你想得周全！”

小顺儿嘿嘿几声：“主子的心思，小人早就琢磨透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！去寻几个人来！”

“好咧！”小顺儿应过，朝院中轻轻击掌，十几个彪形壮汉从旁边的厢房里鱼贯而出，齐齐站在张仪前面，哈腰候命。

张仪扫他们一眼，满意地点点头，朗声喝道：“走，找那小子比试去！”

张仪与小顺儿在这里惊惊乍乍，看得香女云里雾里，拉住翠儿问道：“翠儿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翠儿扫他们一眼：“主母放心，他们是在玩儿戏哩。”

“儿戏？”香女越发不解，大睁两眼望着翠儿。

“都是些陈年往事，”翠儿笑笑，转对香女，“主母若是想听，奴婢这就说来。”

香女自然想听张仪的旧事，急不可待：“快说。”

翠儿拉上香女，赶往后花园，在那里细述张仪的旧事。

院门外面，小顺儿早已放好乘石（垫脚石），张仪跳上去，小顺儿扬鞭催马，

十几个壮汉小跑步跟在车后，一溜人众，不无招摇地直奔少梁。

早有人报知少梁府，吴青亲率府中人众迎出城门数里，一见张仪这副架势，又看到车尾上摆着那只石碾，放声长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好你个张公子，都啥年月了，还记着那档子事儿！”

张仪长揖：“当年之事，是在下失约！今日在下登门，一为失约向吴大人道歉，恳请吴大人责罚；二为履约，恳请吴大人赐教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吴青回揖一礼，笑道，“张子上门挑战，在下一定应战！只是……”边装模作样地环顾四周，边压低声音，“此处不是用武之地，且请张子随在下到府中小酌一爵，待酒足饭饱，在下寻出一处风水宝地，与张子一决胜负，如何？”

张仪亦笑一声，抱拳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在下谨听吴公子吩咐！”

二人携手同车，来到少梁府中，摆上酒肴，畅叙别后遭遇。

吴青将河西之战如何惨烈，河西魏民如何遭遇，自己如何揭竿而起，秦公如何明断是非、治理河西等事细述一遍，末了叹道：“唉，在下走到那一步，本是自绝活路，只图死个痛快，不料君上特赦在下，既往不咎不说，还将在下田产财物悉数归还，封在下做了少梁军尉，后又屡屡升迁，数千从属尽皆赦免，待以秦民。”稍顿，再次长叹，“唉，说实在的，在下初时死要面子，不肯做官，觉得有愧于魏室，后来想明白了，咱是臣民，无论谁做主子，臣民永远是臣民。谁让咱活命，咱就应该为谁卖命。至于天下是谁的，跟咱无关。再说，连公孙将军这样的大才，也都投秦了，咱还有何理由死撑面子？”

“吴兄所言极是！”张仪点头应道，“在下一直认为秦人残暴，视其为仇，此番入秦，耳闻目睹，方得实情。在下此来，另有一事求问吴兄。”

“张兄请讲。”

“在下家财，是何时归还的？”

吴青略一思忖，脱口说道：“张兄既问，在下也就如实说了。那年秦公特别颁诏大赦魏民，归还魏民一半财产。强占张兄家财的那个官大夫，却以张兄家中无人为由，拒不归还。两个月前，秦公不知何故，快马急诏在下，要在下迅速归还张兄的另一半家财，修缮祖坟、家庙。在下查问，方才得知崔姓官大夫抗法强霸之事，将之表奏君上，君上震怒，诏令削其职爵，依秦法腰斩于市，其族人尽数为奴。不瞒张兄，在下所做这些，不过是奉诏而已。”

张仪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何事如此？”吴青不解地问。